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二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定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滄下邳。決漳河以滄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滄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滄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

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

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爲關公哭也可卽爲荆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戒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夢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已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

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  
況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既與  
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  
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  
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  
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  
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

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允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  
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  
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  
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常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  
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  
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真曾斷頭也者可見人  
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爲假固奇前之以真爲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素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素從何而來素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先作法

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素曰將軍有多少軍馬

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黃忠在彼素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

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

逃也冷苞之計玄德大悟彭素曰星在西方太白臨于此地

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落鳳坡玄德卽

拜彭素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

水不消移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

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

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准條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第二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萊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封觀之畧云

亮夜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一星在西方又說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凶吉切宜謹慎彭萊之言

相合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士及孔明乃對玄德曰統亦筭太乙數已知星在酉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亦筭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只因自己心熱知書主公不可疑心可急

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  
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  
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照應書圖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  
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皆可進兵  
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  
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俱作圖中人玄德曰吾自  
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  
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

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疼此行

莫非不佳

玄德以伏龍鳳雛為左右手士元乃其右手也

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

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

之書也

夢是夢書是書不似今人但看夢書

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

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

之心

前只肚裏尋思今却口中說出

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地方稱

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

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

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

又是一個預兆

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

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

曰臨陣眼生悞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

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

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

說出死字又是一個預兆

遂各上馬取路而

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

又是一箇預兆

却說雒

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眾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

僻有一條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

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

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

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

的盧救了玄德白馬

送了士元前後遙遙相對

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

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

百林中又夾此

開景正合七夕

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數內有新降軍

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

坡不利於吾

卧龍崗為孔明之始落鳳坡為士元之終前後遙遙相對

令後軍疾退只聽山



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 纔到半路裡鳳死落坡東 風送雨 雨隨風 隆漢興時蜀道通 蜀道通時只有龍

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

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州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在君後之龍應在臣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

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

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獨不得

邀天幸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

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

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

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

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  
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下夾  
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却得玄德  
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  
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  
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鳳既死龍亦受困蜀兵得勝迤邐追趕  
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  
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

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自馬既亡別馬何用玄德一行

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

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

接輿之歌是悲生鳳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

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

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

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

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

平分付你與我往荆州請軍師去為後文關公守荆州伏筆關平領了書星

夜往荆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荆州時當

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

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盃於地掩面哭曰哀

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筭今年罡星在西方不

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間一太白臨

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

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與玄德之眾官皆驚未

夢相應

信其言孔明日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

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

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

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本為渡鵲佳期却為落鳳忌日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

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西川失

換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

明日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在下書人乃將

玄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

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賚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玄德差關平之意在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又將首卷可竭孔明口中說出妙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荆州去了一虎雲長更不推辭龍止雷一虎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鄭重之至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與龐統說死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

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未得西川而荆州之失已兆於此吾有八箇字

將軍牢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八箇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

和孫權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箇字只四箇字耳若北拒曹操關公已知之矣雲長曰軍師之言

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

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荆州自六十回中

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今自此卷中孔明入川之玄德入川之一面親自統

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

西先到者為頭功一路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泝江而上

會於雒城一路水軍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

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為書記此處補敘蔣琬來歷殊不費筆當日孔

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伴曰

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為嚴顏伏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

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蓋將軍

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迤前奔所到

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

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雙犬刀

有萬夫不當之勇隱然又是箇黃忠據住城郭不整降旗張飛教離城

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

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

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

虎自衛者也可謂老識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

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補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

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

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又將四十二回中事一提今只

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  
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  
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以昔日張嚴顏  
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收護忽見一箇軍士大叫開門嚴顏  
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  
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  
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寫嚴顏如此  
見下文義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  
釋之奇

睜目披掛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  
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  
全無一箇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  
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與黃忠射關公  
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盛纓前後相對飛指  
愈見下文義釋之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  
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  
盡皆披掛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

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至此已氣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眾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箇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張飛此時不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箇小軍扮作

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已在張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此昔日張飛真面目却是今日張飛假腔調只見帳前三四箇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葬人假葬粗人假粗眾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啣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妙人探細的軍聽得這箇消息盡回

城中來報與嚴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料其細能料其粗不能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掛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者至此

正不知張飛如何用計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若如此定為嚴顏所算

發嚴顏看得分曉偏說是看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

奪車仗背後一聲鑼响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

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

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讀者至此幾疑是西遊記身外身法矣

四下裏鼓聲大震眾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

不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

往嚴顏勒甲絲生擒過來擲於地下眾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



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纔敘料道嚴顏擊鼓為號張

飛却教鳴金為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

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

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漢飛怒目咬

牙大叱曰大將到此何為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

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二語傳為千古美談

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砍頭便砍何怒也張飛

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

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

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意外不但嚴顏所不料亦讚者所不

也料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月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 惟憑義氣服軍民

至今廟貌留巴蜀 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

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平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

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鎗砍刀，張任之伏止一

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

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為獨奇。

玄德獲張任，正當為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

哉。蓋欲資其才以為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拆箭以

誓之，朱鮪譖殺劉繡，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

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

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立德欲任降而在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真斷頭將軍矣楊阜之爲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

毋同乎予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而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

臯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玄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爲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

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

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遡委，遂忽然夾敘隴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

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只因一箇斷頭將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

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省事亦省筆。以下按過翼德一邊，接敘玄德一邊。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眾

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

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

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被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

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上既寫翼德，此又寫黃忠。玄德從之，教黃忠

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

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

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  
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

孔明若明未來便能攻破雒城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

便不見孔明用計之妙在東門攻打雷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

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

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

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

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插鼓助喊

今出雒城門是來尋真玄德

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

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

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

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

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玄德正望前儘力加

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讀至此又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

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于接筭處故只見來軍當頭一員

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

起知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

張將軍來得突兀來得湊巧不如此不見義釋嚴顏之妙

正接看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

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

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有得他說嘴玄

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

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於路並不會費分

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却是智收諸郡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

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

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為已降者獎又為未降者勸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

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

瑣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

去了不從黃魏一邊敘來却在劉張一邊聽得省筆之法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

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瑣見後

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

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

不佳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顏之後又是玄德准其降

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

不得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

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

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此來亦來得

上文張飛來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

相見了也甚省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

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不

孔明一邊教來却從張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

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



截音促

將吳懿見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  
一箇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  
將軍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  
 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又借吳懿口中寫張任孔明曰先捉張  
 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鴈橋孔明  
 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  
 離金鴈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金鴈橋可  
禮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截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

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  
 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鴈橋北  
 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  
 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  
一樣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  
 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瓚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  
 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妙在  
不過金鴈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中羽扇而掛兩

綸音閑

邊百餘騎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惟沒用的人最會說大話不但敵不整不齊是誘敵卽說大話亦是誘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鴈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兵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折斷了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擺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走不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

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

長刀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爲坡邊林木答禮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

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

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

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箇降將軍省筆法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

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

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

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卽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

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許降是硬漢。便說實話是直漢。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倒是斷頭將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 張君忠勇死猶生

高明正似天邊月 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馬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

統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爲死。正是爲生。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

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瑣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

瑣。開門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却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

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瑣者。乃武陽人張翼

也。敘明在後。筆法又變。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

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

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

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先得外郡。便先撫外郡。處置得宜。

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

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

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前張松致書於玄德致不却公然過來今法正致書於劉璋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亦似李左車教陳餘之計

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宋開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闇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者每每吃虧每每失事爲之一嘆正議問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書視之其略曰

昨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

使者出城劉璋既不聽鄭度之策又不即從法正之言猶豫不決正是袁紹劉表一流人即時遣妻弟

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  
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  
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  
與吾世讐安肯相救今有與所親為仇而至欲結其仇以攻親者矣親既變仇而欲仇反變親不亦難乎  
為之一嘆和曰雖然與我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  
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  
超自兵敗入羗二載有餘結好羗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  
盡皆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救張魯却放下張魯接人馬超蓋為馬超後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

敘事如連山斷嶺

惟冀城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

筆法逼真龍門

夏侯淵

韋康求救于夏侯淵與劉璋求救于張魯兩相映襯

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

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

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

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拜馬超

韋康出降與後文劉璋出降兩相映襯

超大怒曰汝

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畱一人

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與後文立德不害劉璋以收州郡之心正是相反

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

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

馬超用楊阜與

後文玄德用劉巴黃此時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為軍官一似

者真降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箇月假歸葬其妻

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綏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

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

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妾不能死愧無面目見

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

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楊阜思報其

之客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

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

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

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為內應

方知所薦二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

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

汝念一箇女丈夫可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

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

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讐吾想子

趙月見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不失者趙昂  
也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耻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若  
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又一箇女丈夫趙昂乃決次日一  
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  
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眾當以夫人為主帥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  
先送了一今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  
出兩陣圍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映  
射敘與阜以中表兄弟

而相援備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爲之一嘆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  
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  
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馬超急回時兩下來攻首

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  
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趙如何  
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  
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德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  
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

千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

馬來殺了韋康一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人若不繫矩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

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

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

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

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

何辜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也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

大罵超大怒自取劔殺之姜敘又送了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

盡被馬超所殺尹趙又送了兩家老幼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前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

里前面一軍攔路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

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弟七人皆被

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七箇兄弟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

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

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

都見曹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



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

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

與龐德馬岱商議徑往漢中投張魯

此處方接入漢中

張魯大喜以為

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

為壻大將楊栢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咎也主公豈

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

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袁術欲婚呂布而不

送前後遙遙相對

或以楊栢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栢之意

為後

文殺楊栢

楊栢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

為後文楊松請馬超

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

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南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保

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

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荊州九郡為謝二實一虛又相映

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

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閬圍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讐今事急求救

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增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

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未收其人狀請且看下文

次請真主來西漢 又見魏兵出冀中

明公餘隆勸孫要博此以數五具

非指博此不可此也恐散不一人致日某誰不木賊子一燕之

恐其匪盜之口西關國賴日隆與十公此警今事急未敢

根 外大喜唱曰黃魏來見魏晉婦春商隊害更以二十餘州

定今未肯此效當以二十餘州 此博公博二寶一也又此州

魏夫來見魏外請東西兩川實然承商西川其魏東川也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三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為讐劉璋亦與張魯為讐黃權之求救於漢

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

者也然立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

非操之所能問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問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問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問之一張魯之自問之耳。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爲勢

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爲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蹠腴以拆之，恐其驕則不爲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拆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立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

子產之言曰水濡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卽猛以濟寬之道立德以

孔明爲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爲水而爲火矣

曹操徙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爲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爲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却說關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

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董承義狀務要

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

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卧病不能行留於漢中為後文歸曹操

張張魯令楊桓監軍正是冤家撞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

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

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

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聽得是玄德孔明聞

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

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已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

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邊聽得孔

明日可速進兵取綿竹即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

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

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

教鳴金收軍便有愛李嚴之意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

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

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

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  
然省悟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  
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讐矣姓張的射死了却尋着姓李的  
真是張冠李戴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  
孔明引李嚴見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不疑李嚴便是  
待之甚厚處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  
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

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接前文

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啟之

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

寫得張飛如畫孔明佯作不聞妙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

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為後文關公比張飛曰

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四十一豈愁馬

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八卷中事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純用反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守綿竹伏筆魏延亦不待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首前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栢，魏延與楊栢交戰，不十合，楊

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箇破題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嘶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嘶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厮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

此名紅單帖得一張通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

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

弟且休去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勻三次到寫得次第亦寫得突

兀飛遂不起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

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

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

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眾○在○玄○德○眼○中○極

寫一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各不虛傳又在玄德口中張飛便

馬超補寫一馬超

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先當避其銳氣關下馬超

擲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西地錦惹動了急三鎗三五番

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

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

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

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

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

百餘合不分勝負殺得好看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連翼德都讚在



飛飛

內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張飛回到陣中

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

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看

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寫

二次交鋒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

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

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

安排夜戰好鬪與好飲一般既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

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槍出陣來叫

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

盟弟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

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

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

銅鎚在手紐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此戰許諸張飛見馬超走

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

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

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錢一箭借作取利玄德自於陣

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誦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

勢趕你極會做人情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

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

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

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中敘出省筆之甚可用條小

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

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

賄賂可差人從小路徑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遣書與

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

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爵可也令其撤

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

修書差孫乾賚金珠從小路徑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

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那裏說話魯

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

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

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  
不可退兵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  
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  
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讐不肯臣於漢  
中全是金珠說話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  
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  
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  
可獻頭來出下三箇難題目馬超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

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  
如何變得恁的金珠之為物極是善變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  
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不想金珠這等有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  
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  
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  
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  
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  
薦西川一人來降接筒甚妙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

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

前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

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

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

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

超歸降若何李恢來得湊巧恰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

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

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

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

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

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蔣幹一見周瑜辨明

馬超妙在自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

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

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

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

中則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

警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用一字一金一字一球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李恢舌劍可以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卷中事公何不背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栢入一劍斬之方雪破將首級共

恢一同上關來降立德立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立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駿馬漢引軍到超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立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喫酒未嘗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張飛頭過本事却用趙雲頭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為進見之禮立德大喜

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  
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  
大呼請劉季玉答語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  
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  
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  
攻城矣好一個請來的救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  
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  
曰城中尚有兵二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

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  
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為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為無用也劉璋失豈在仁夫在仁而不智耳  
眾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  
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  
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  
若嬰喫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為立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

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慣說天文後來勸後主出降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為過

勸阿斗降先  
主也

劉璋當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

聽掛城之王累今却哭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

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

小輩得志傷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

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主以吾辨難

角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

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賚

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

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實話然

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 共入寨交割印

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

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

其三族漢高之封雍商叔 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不獨取

心正欲取 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

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

去孔明曰劉璋失其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個做好，一個做惡，定是商量停當。玄德從之，設一大

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

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遷劉璋於公安，與曹操遷劉琮於青州，正是一樣算計，但一則殺之

斗路一則善遣，之去為不同耳。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

名爵：嚴顏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

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

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羸、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

諸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

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日之臣，皆是玄德權變處。諸葛亮為軍

師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侯趙

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

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

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方纔受封

賞，是不易。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

賜與雲長。既賞西川從征之將，遂念荆州兩守之臣，益不有開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



其餘官將給賜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既收民心

又結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

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

若復業民心方服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蕭何強買民間田宅以自汗為遇衛忌之主故

然今子龍遇玄德不嫌市惠于民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

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

寬刑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

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三章是刑新國用輕典今劉璋闇弱德

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

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

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

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亂國用重典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

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雖

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句內包着無數事情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

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

為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

行其意耶因竟不問繼劉璋而用猛是猛以濟寬法正聞之亦

自斂戰法行而知恩思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報雲長遣

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

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不必有此

事不可無此言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

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會其意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

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雲長問曰我欲與

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

書口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

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

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

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己推

喜其譽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以下接過西川荆州却

已也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

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  
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  
方纔得采不想討債的便來張昭曰吳中方面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  
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爾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  
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  
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  
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  
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  
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

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當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為然。豈但在一國為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

見者矣。或為之解曰。獻帝為高帝後身。伏后為呂后後身。曹操為韓信後身。曹操女為戚姬後身。華歆為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為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為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卧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為魏地也。獨不思樓

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亦爲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

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卓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

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  
稱魏主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  
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  
后則華歆助之是或與攸之爲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  
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仗者諸葛亮耳其  
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  
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

然應允

既奪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權曰請子以牽制劉備却借孔明之兄以牽制孔明

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

心掩耳盜鈴權從之名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

瑾往西川去

第四次索荊州○保人本是魯肅文書上原無不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使瑾又是推班出色

數日早到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今兄此來爲

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

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遷入賓館參拜畢瑾放

聲大哭老實人何處得此急淚

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

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荆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

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荆州便了兄既假哭弟亦假應一兄弟

俱不是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

孫權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

難容劉玄德老小已被騙去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

之恨却還想來索荆州乎前番只是借今孔明哭拜於地妙曰

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

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荆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孔明

自做好人却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三箇人都是

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荆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

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

割三郡玄德日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

尚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自做好人重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

孔明登途徑到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

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吾主

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大漢

四大奇書第一種 卷三十三 二十二

疆土豈得安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字辭嚴義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後文使伊無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只有諸葛瑾來便知是孔明之

計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

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言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却被關公一口說

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

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命一

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

下船再往西州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為兄弟所弄瑾只得

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此是真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極

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

那時方得交付荆州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最會回債瑾不得已只得

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

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然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

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子瑜是實心人不像兄弟垂覺孫權曰既劉備

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

看如何不會會粗便要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



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只是不肯寫承攬。

逐回官吏之事。只借官吏口中說出省筆。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

劉備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

視。此時尋着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却要原中理直。

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

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

勝負。奪取荆州便了。中人沒法勉強。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

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

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

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

江亭上。只有借債的請中人。如何倒要中人費酒席。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

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荆州。叩見雲長。

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

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宴。請帖上定寫某日候教。恐乏人邀。汝可先回使者

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

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  
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不會  
便是會債不吃酒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  
肅如何近我極寫關公神威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  
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極寫關平細膩雲長曰吾於千鎗萬  
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  
鼠乎下戰書且不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  
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要脫干係雲長曰昔戰國時

趙人蔣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滬池會上覲秦國君臣知無物況

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廉藺為一人矣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

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

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先準備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

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

伏於岸側放砲為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

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

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颯。顯出一箇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今日演單刀赴會者。未必能如此之寫生也。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在魯肅驚疑接入亭內。叙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君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豈間

不必論之。似周瑜對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

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還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

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

上說不去。前說立德不肯還。此說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

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

耶。只答答他兩句。妙在答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

慮極。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托。

足以圖後功。而皇叔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倉而背義。

恐為天下所恥笑。唯君侯察之。此將立德與雲長曰：此皆吾兄  
之事，非其所宜與也。立德推關公，關公又推立德。關公對諸葛  
之時，只宜如此對答。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飲酒  
正妙在「不以為意」。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  
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回答，周  
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  
當有耶？忽夾周倉一語，是好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  
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  
去。妙在借周倉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

作一收科

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  
請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  
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激不隨，魯肅魂不附體。  
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  
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關公把臂不獨魯肅，雲長到  
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  
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

當年一段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瀝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於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  
可即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  
之大怒商議起領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  
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曾來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  
忽於此處借作一頓移兵向合肥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按下東吳一邊却說操將欲  
起程南征叅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昔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

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  
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爲且宜增  
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  
頓長江之濱儻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  
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前次虛言南征竟似特爲荊州作援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

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  
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

位於理不可荀彧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曹操聞之怒曰此人

欲效荀彧耶又將前事一提荀攸知之憂憤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

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姑徐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一日

曹操帶劔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

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

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衛君所謂政由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

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

相捨語極軟又似極剛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

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

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天子且謂尚且無成

皇后手書又復何用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

汝皆休矣照應二十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

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忠相

去天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

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

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托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

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

請行國戚是好國戚宦官亦是好宦官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

宮帶中詔髮中書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

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眾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

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

內外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狀上止存劉備一孫權順曰皇丈可作

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

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順乃藏於頭髮作名

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

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害憂國病欲操曰

名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

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

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時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

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

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好穆操連夜點起甲兵三

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董承事泄得遲伏完事搜出

四大奇書第一種 卷三十三 三十一

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自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敢於收皇后璽其不敢傳國璽者幾希矣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曹操搜穆順之髮華歆揪皇

其罪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

是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郗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郗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兇則是虎頭豹頭若論歆之為操爪牙則是狗頭馬頭矣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

好生捨不得若非管寧看見必然袖而藏之矣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今之艷美富貴人者其比皆是我寧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頭尾不復



華歆助斜歌曰  
考虛

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卧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  
肯仕魏歆出而寧不出是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  
有欲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接敘華歆生平極似閒筆却不是閒筆後人有詩嘆華

華歆當日逞兇謀  
破壁生將母后収  
助虐一朝添虎翼  
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遠東傳有管寧樓  
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愉貪富貴  
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

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

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渾家為之一哭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慟見

邾慮在側帝曰邾公如聞其聲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邾慮令

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擊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

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髮

上指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

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如何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皇后可以杖得皇后亦有何榮國丈可以殺得國丈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爲后已爲國丈耶羣下莫

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卧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見克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爲之一嘆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

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 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八  
軍雖敗以公孫策守之

當於殿前立空門之內曹公將人越前蘇當并曹公大怒曰吾  
且於前未定曹公於殿前將人獄中且然然大將而何若  
曰曹公又與計曹公二人回商議此事其時報將星夜起  
新官言此報曹公越日其會不引前病外吳氣異之果實

